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五

淨靈聖壽萬年宮道士題述一仙傳

明星玉女

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山頂有石龜其廣數畝高三仞其側有梯磴達皆見玉女祠前有五石曰號曰玉女洗頭盆其中水色碧綠澄澈微雨不加溢旱不減耗祠內有五石馬一疋焉

江妃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遊於江漢之涇達鄭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懼悔馬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語曰二女勞矣二女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筭今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採其芝而茹之以知吾為不避也願請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筭今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採其芝而茹之遂手解珮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趨去數十步視珮空懷無有願二女忽不見詩

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仙傳

太玄女

太玄女姓顧名和少喪父或相其母女皆不壽惻然以為憂常曰人之處世一失不可復得一死不可復生壽限之促非修道不可延其生也遂訪明師洗心求道得王子之術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寒雪之時單衣水上而顏色不變身體溫暖可至積日又能從官府宮殿城市屋舍於他處視之無異指之則失其所在門戶攢樞有關鎖者指之即開指山山摧指木木折更指之即復故將弟子行所到山間日暮以杖扣石即開門戶入其中屋宇牀几帷帳廚廩供給酒食如常雖行萬里所在常爾能令小物忽大大物忽小或吐火漲天一壑即滅又能坐炎火之中衣服不然須臾之間或化老翁或為小兒或化車馬乘騎出入三十六術甚著起死回生救人無數不知其何所服食亦無得其術者顏色益少鬢髮如鶴後白日昇天而去

西河少女

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也山甫雍州人入華山學道精思服餌時還鄉里省親如此二百餘年容貌益少入人家舍知其家先世以來善惡功過有知目擊又知未來吉凶言無不效見其外甥女年老多病將藥與之

女服藥時年已七十稍稍還少色如桃花漢遣使者經西河於城東見女子答一老翁頭髮皓白跪而受杖使者怪而問之女子答曰此是妾兒也昔妾舅氏伯山甫得神仙之道隱居華山懸妻多病以神藥授妾漸復少容今此兒不肯服藥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悲之故與杖爾使者問女及兒年各幾許女子答曰妾年百一十歲兒年七十爾此女尋入華山

圍客妻

圍客妻神女也圍客者濟陰縣人也美姿貌邑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終不妻常採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一旦有五色蛾集香草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至蠶時有一女夜至自稱客妻道蠶狀助客養蠶亦以

香草祠之客與俱收蓋得一百二十頭爾皆如覓大繖一繖六十日始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在故濟陰人祠桑蓋設祠堂焉或云陳留濟陽氏

程偉妻

漢期門郎程偉妻得道者也能神通變化偉不甚異之偉嘗從駕出行而服飾未備甚以為憂妻曰止闕衣耳何愁之甚邪即為致兩匹縑忽然而至偉好黃白術連時不成妻乃出其囊中藥少許以器盛水銀投藥而前之須臾成銀偉欲從求方終不可得云偉骨未應得之過不得已妻遂屢然而化尸解而去

張姜子

張姜子西川人張濟妹也得道今在易遷館東廟中出真誥注云濟後漢末西京州人為董卓將後改涼城被射死即張繡化叔也其妹不願外書亦不知出處未

李惠姑

李惠姑齊人夏侯玄婦也得道今在易遷館東廟中出真誥注云玄魏末人與李豐俱為東廂中晉文王所誅不知婦在玄之前後李豐乃是馮胡人非齊人不知此是李誰之女

施淑女

施淑女山陽人施績女也得道在易遷館東廟中施績吳興人孫皓時為縣令將軍守西廂中後今云山陽恐女或出過取夫家拜不

鄭天生

鄭天生鄧芝母也得道在易遷館東廟中字伯苗南陽新野人在蜀為將軍車騎將軍後行見蟻抱子行引弓射殺因感念而亡母

文女真

廬山青霞觀後有石名黃龍云文女真跨黃龍昇天因得名焉又有文女真昇仙臺其世代名字事迹並不詳或云名惠通晉人

裴元靜

裴氏道名元靜緱氏縣令裴昇之女鄆縣尉李言之妻也幼而聰慧母以詩書示之覽誦不忘及笄不以華艷自飾迥然好道請於父母置一靜室被戴父母亦崇道深念許之日以香水瞻禮道像以女使伴之弗約也其獨居若別有女伴言語者父母窺之不見人詰之堅不言潔思開澹離骨肉常拘之以禮會

無慢容及年二十文欲歸於李言聞之深以為不可唯願入道修真以求度世父母抑之曰女生有歸是為禮婦時不可失禮不可虧倘人道是畢世無所歸也南嶽魏夫人亦嘗從夫後為上仙遂逼之以事李言及奉箕帚

婦禮備未一月間告於李言曰某素修道神人不許為君妻請絕俗李言早慕道聞妻之言甚異乃獨居靜室焚修夜中聞言笑聲李言稍疑之未敢驚乃壁隙窺之見光明滿室芬郁異香有二女子可十七八鳳髻霓裳

恣態宛麗侍女數人皆雲鬟綠服綽約在側元靜與二女言笑李言異之而退及旦問於元靜曰有之此崑崙仙女相省更來慎勿窺也恐君為靈官所責且元靜與君宿緣薄會

會人間爾仙人亦念君未有後俟真仙再降當為祈請後一夕有天女降李言之宅經年復降送一兒與李言曰此君之子也元靜即當去矣後三日有雲盤旋仙女奏樂白鳳戴元靜冲天向西北而去

成道遙

成道遙

戚氏道名道遙冀川南宮人也父教授生徒以自資而道遙十餘歲情願靜澹不為兒戲有好道心父母亦知之常行陰德於人而父以女誠授於道遙道遙覽之曰此常人之事爾遂取老子山經誦之不輟及笄媒氏詣其家聞之以為不祥迨二十歲父母以適同邑前得耕織之穿而舅姑嚴酷責之以蠶農怠惰而道遙暮必齋潔為事殊不以家產經營意爾得亦屢責之道遙白舅姑請退返父母亦逼回於是不能為塵俗事願獨居靜室修道以資舅姑前得與父母俱有他疑乃棄之於一室而道遙但以香水為資絕食靜想自歌曰笑看滄海欲成塵王母花前別衆真千載却歸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間人前得一及鄰里悉以為妖狂夜間室內有人言語聲及曉見其獨坐亦不驚之又三日晨起舉家聞屋裂如雷但見所服衣履在室內仰視半天有雲霞煙霧煥赫鸞鶴飛鳴復有仙樂香輶綵仗羅列道遙與衆仙俱在雲中歷歷聞分別言語前得馳報道遙父母既至猶見

之也邑郭之人咸奔觀望無不驚嘆

何仙姑

何仙姑廣州增城縣何泰之女也唐天后時住雲母溪年十四五一夕夢神人教食雲母粉可得輕身不死因餌之誓不嫁常往來山頂其行如飛每朝去暮則持山菓歸遺其母後遂辟穀語言異常天后遣使召赴闕中路失之廣州會仙觀記云何仙姑居此食雲母唐中宗景龍中白日昇仙至玄宗天寶九載都虛觀會鄉人齋有五色雲起於麻姑壇衆皆見之有仙子蹀躞而出道士蔡天一識其為何仙姑也代宗大曆中又現身於小石樓廣州刺史高彥真上其事於朝

謝自然

謝自然蜀華陽女真也賦性穎異幼而入道其師以黃老仙經示之一覽皆如舊讀善書誦之不忘及長神氣清爽言談迥高好琴書善筆札能屬文常鄙卓之君之為人每焚修瞻禱王母麻姑慕南嶽魏夫人之節操及年四十出遊遊往青城四面峨眉三十六靖虛

二十四治尋離蜀歷京洛抵江淮凡有名山洞府靈迹之所無不辛勤歷覽後聞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居玉霄峯有道孤高遂詣焉師事承禎正三年別居山野終日採樵為承禎執爨而歸又持香菓專切問道承禎訝其堅苦曰我無道德何以勝此然子何所欲自然曰萬里之外獨師得度世之道故來求受上法以度爾非他求也承禎以女真罕傳上法恐泄慢大道但唯諾而已復經逾歲月自然乃嘆曰明師未錄母乃命邪以每登玉霄峯即見滄海蓬萊亦應非遠人間恐無可師者於是告別承禎言去蓬萊崖捨資裝布衣絕粒挈一席投于海泛之於破上適新羅船見熟載及登船數日但見海水碧色日落則速浪相蹙陰火連天船在火焰中行逾年船為風飄入一色水如墨又一色水如粉又一色水如珠又一色水如硫黃氣忽風轉船乃投一澳中有山日照如金色亦有草木香露是數與禽皆黃色船人俱上山見無大小悉是硫黃寶客遂棄別貨盡載其石凡經四色水

每遇一水皆三五日晝夜風帆所適莫知遠近復行月餘又橫風所飄海師惶惑舟人恐懼遙見水上湧出大山上列紅旗千餘面海師言是鯨魚揚鬣又晴天忽見氣直上高百餘丈傍若暴風雨此魚腦中嗑吸氣如此復見海人怪獸鬼神千態萬狀自然乃焚香想蓬萊禱祝須臾俄到一山見林木花鳥煙嵐若春海師登山望有屋舍人家甚衆自然謂曰豈非仙山乎海師言船中人可登山歌泊以俟風便俄而人皆登山散遊而自然獨遊一處有道士數人侍者皆青衣有木風動如金石聲花草香薰人徹骨絳鸞鶴鷄石雞五色天遊於庭除中有一人花冠霞帔狀貌端美青衣引見自然曰蓬萊尋師求度世法道士笑曰蓬萊隔弱水此去三十萬里非舟楫可行非飛仙莫及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具良師也可以回去俄頃風起聞海師促人登船言風已便及揚帆又駕橫風飄三日却到台州岸自然欣然復往天台具言其實以告承禎并謝前過承禎曰俟擇

日陞壇以度於是為傳授上清法後却歸蜀於果州南充縣金象山修道功成唐德宗貞元十年甲戌十月十六日老君命召之白日飛昇節度使韋皋奉簡于朝一云自然臨昇天時書于堂之東壁云寄語諸眷屬莫生悲苦可勤修功德修立德福田清齋念道百劫之後冀有善緣早會清源之鄉即得相見其書迹存焉上昇後三日再自天降謂刺史李堅曰天上有玉堂最高老君居焉白玉為壁上皆金題神仙之名時有未書注其下云降世為帝王或為宰輔凡神仙謁見老君皆四拜焉予恐世人不信有神仙之事故暫來語君語訖遂即昇天堅以表聞有詔褒美白紫清云謝自然今為東極真人

王氏

王氏者中書舍人謝良弼之妻也東晉右將軍王逸少之後會稽人也良弼進士擢第為浙東從事而婚焉歲餘良弼應詔入長安歷尚書郎中書舍人王氏幼而好道嘗誦黃庭經時方卧疾竟不果行疾且彌甚時天師具

筠遊四明天台蘭亭為穴駐萊山陰王氏之族詣入師求救治遂得禁水吞符信宿即愈王氏感道力救護乃詣天師受籙精修焚香寂念獨處靜室志希昇飛因絕粒嚙氣神和體輕時有奇香異雲臨映居第髣髴真降客接靈仙而人不知也一日忽謂其侍女曰吾昔之所疾將近十年賴天師救之而續已盡之命悟道既晚修奉未精宿考往過懺之未盡吾平生以俗態之疾頗懷妬忌今猶心閉藏黑未通於道當須陰景煉形洗心易藏二十年後方得蟬蛻爾吾死勿用棺器可作棺木帳致尸於野中時委人檢校也是夕而卒家人如其言殯之凡事儉約置之園林間偃然如寐亦無變改二十有盜發殯棄形於地隆冬之月帳側忽聞雷震之聲舉家驚異馳行看之及舉其尸則身輕如空殼肌膚爪髮無不具備右脅有疥痕長尺餘即再收瘞焉南嶽夫人嘗言得道者上品白日昇天形骨俱飛上補真官次者蛻如蛇蟬亦形骨騰舉肉質登天皆為仙人而居靈山矣良弼亦

執弟子之禮躬侍天師仍與天師立傳詳載其事

蔡尋真

蔡尋真待郎蔡某之女也李騰空宰相李林甫之女也二人少有異趣生長富貴無嗜好

每欲出家學道父母不能奪其志唐德宗貞元中相友入廬山尋真居詠真洞天屏風疊南五老峯東騰空居屏風疊北凌雲峯下大溪噴激白雲蒼崖物象勝處咸有道德能以丹藥符籙救人疾苦遠近賴之每於三元八節會于詠真洞以相師資講道為事九江守許渾嘗聞於朝德宗加敬焉及其蛇解門人收替簡瘞于舊居鄉俗歲月祀之後渾入朝會昭德皇后崩因言二女真其故居可賜觀名以仰追奉乃詔以詠真洞為尋真觀騰空所居為昭德觀李白詩送李云羨君相門女愛道愛神仙素手搗秋靄羅衣曳紫煙一往屏風疊乘鸞著玉鞭

麻媪

廬祀少時與麻媪者廢宅賃居一日見有全

積車子在麻媪門外祀窺之一女子年可十四五神仙人也明日潛訪之麻媪曰莫欲一見不祀然之麻媪曰諾後三日見樓臺華麗輜輶降空乃前女子也謂祀曰更七日奉見呼麻媪付藥二丸斲地種之頃刻生二胡蘆

漸大如甕麻媪以刃割其中與祀各處其一風雲忽起騰上碧霄祀謂麻媪曰此去洛陽多少路答曰八萬里良久胡蘆上見樓閣以水晶為牆女子居殿中從女數百麻媪立於諸衛之下女命祀坐具酒饌曰即君合得三事取一長者留此宮壽與天齊次為地仙時得至此下為人間宰相祀曰處此為上願女子喜曰此水晶宮也某為太陰夫人仙格已高即君處此便是白日飛昇乃為饗養上帝少須來衣使者宣帝命曰盧祀欲求水晶宮住否欲為地仙否欲為人間宰相否祀曰人間宰相朱衣趣出太陰夫人失色令麻媪速傾回推入胡蘆却至舊居塵榻儼然胡蘆與麻媪俱不復見

落

此乃女仙麻媪以神變開化於人而盧祀貪食不悟遂致

盧眉娘

唐順宗朝南海貢盧眉娘稱北祖帝師之裔自大足中流落嶺表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字如粟米又作飛仙蓋以絲一縷為蓋五重中有十洲三島每日食胡麻飯二三合憲宗嘉其聰慧而奇巧遂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知眉娘不願住禁中遂度為黃冠放歸南海仍賜號曰逍遙大師後神運香氣滿室弟子將拜覺舉棺輕即徹其蓋惟存藕履焉其後有人見眉娘乘紫雲遊於海上時羅浮處士李象先作盧道遙傳

吳綵鸞

唐文宗太和末有書生文蕭海內無家因萍梗抵鍾陵郡蕭性柔而治道親清而出塵與紫極宮道士柳棲乾善遂止其宮三四年矣鍾陵西山有游帷觀即許真君遯上昇之第也每歲至中秋上昇日吳蜀楚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多攜挈名香珍果繒繡金錢設齋醮以祈福時鍾陵人萬數車馬諠闐士女楹比連臂踏歌蕭因往觀之觀一妹歌唱稍異

因聽其詞理脫塵出俗意諸物外復歌詞有
文蕭綠鸞之句蕭驚曰吾姓名其此乎此必
神仙之傳侶也竟植足而不能去蕭詰左右
或云洪井青衣女子也其居洪崖壇側亦不
得其實蕭伺之歌罷已四更矣殊與三四輩
告別獨秉燭穿大松徑將涉山捫石冒險而
昇焉蕭亦潛繼其蹤燭將盡有仙童數十輩
持松炬出迎之蕭失聲殊乃覺回首而詰曰
非文蕭邪蕭曰然殊曰吾與子數未合何遽
至此因相引至絕頂待衛甚嚴有几案幃幔
金爐回香與蕭坐定有二仙娥各持簿書而
前其間多指射江湖覆溺之事適至一婦文
名而殊意有不得所又云某日滄湖風濤亦
有誤殺孩稚者殊怒曰豈容易而誤邪執簿
書曰但嬰孩氣弱未足自不禁也非不救與
奈之何蕭聞之因詰其事殊竟不對蕭又請
益堅殊答曰此陰機不合泄於子吾當與子
受禍爾仙娥執書既去忽天地黯晦風雷震
怒擺裂幃帳傾覆案几蕭恐悸不敢傍視殊
倉惶著衣秉簡叩齒蕭恭伏地待罪俄而風

雲貼息星宿陳布而仙童自天而降持天書
宣曰吳綠鸞以私欲而泄天機謫為民妻一
紀殊遂流涕與蕭相同下山竟許成婚而歸
鍾陵遂止蕭所居之室蕭方知殊姓名因詰
殊先世之譜系殊曰我父吳仙君諱猛豫章

人也晉書有傳濟人利物立正去邪今為仙
官名標洞府吾昨為仙主陰籍六百年矣但
無何得罪於帝俄遭謫也然子亦因吾可出
世矣蕭處清貧不能自給殊為孫恂唐韻曰
一部運筆如飛每篇之獲金五緡盡則復寫

如此僅十載至唐武宗會昌二年稍為人知
遂與蕭潛往新吳縣越王山側百姓鄒舉村
中夫婦共訓童子數十人忽一夜聞二虎咆
哮於院外及明失二人所在凌晨有負薪者
自越王山下見二人各跨一虎行步如風陟
峯巒而去

杜蘭香

湘江漁父於洞庭之岸得三歲女子憐之養
十餘歲天姿奇偉非常怒有青童自空而降
攜女昇天女謂其父曰我女仙杜蘭香也

時不還家其後於洞庭忽出降張碩家碩乃
修道之士蘭香初降時授玉簡玉唾孟紅火
浣布以為登真之信又一夕命侍文蕭黃羅
羽帳之服以授于碩曰此上仙之服也

諸葛氏

九華山樵者婦諸葛氏感時疾數日起白鬢
姑曰新婦不惟疾平復且得仙矣俄出門乘
空而去又數日復降云天上樓觀皆碧玉珠
成隱戶悉以珠玉綴絞絲帳幔五色相照仙
女行明中然不死之香我今暫來相看俄有
五色車駕雙龍力士御之女童為從婦不之
再母而去

章女

鄭德璘家長沙往江夏省親將返有醜只章
生同宿洞庭湖畔章氏女水牕中垂釣德璘
以紅綃題詩曰纖手垂鈎對水牕紅渠秋色
艷長江既能解佩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雙
以紅綃惹鈎女收之及明順風張帆而去將
暮漁人曰賈客巨舟沒於洞庭德璘悲悅為
弔江殊詩曰洞庭風軟荻花秋新沒青娥

浪愁淚滴白蘋君不見月明江上軟輕鷗
而投之水神持詣水府府君曰德璘異日吾
邑明宰召主者送章女事鄭生女視府君一
老人也德璘夜半覺有物觸舟楫之乃章女
遂納為室後數年果為巴陵令至洞庭有老
叟曰昔日水府活爾性命章女拜謝曰父母
在水府可有覲否曰可須臾舟沒然無所苦
父母居止與常人無異向所溺之物皆至此
但無火化所食惟菱芡爾俄船出湖畔

楊保宗

女冠楊保宗不知何許人也自幼英秀及笄
許聘矣忽有感悟遂乞為道士父母從之乃
入廬山棲於上霄峯崇善觀頌忘塵念遠清
靜之源却粒煉形而勤行播于遠邇玄風大
振南唐元宗聞之持詔赴闕延入禁中伴妃
嬪之樂道者與之相見問其所欲保宗因言
舊宇湫弊不能容眾元宗乃命賜以金錢而
六宮競施服翫珍珠繡繡計逾千萬令新其
宇仍勅尚書郎韓廐撰記賜觀額以真風
賜保宗以紫衣又詔臣下作詩頌以送之皆

所以旌道也保宗素慕慕養尋真至騰空之為
人亦能以丹藥符籙救人疾苦暇日或至屏
風疊之南北瞻禮二祠焉保宗年已老而色
如孺子既歿容貌如生舉棺甚輕人以為尸
解先皇崇善觀始於梁武帝大同初其後歷
四百年而名人高士寂無所聞暨保宗風聲
遠著學者大集而道門稱盛

無名氏

李定記宋徽宗宣和中太學士人會鈔于任
氏酒肆忽有一婦人妝飾甚古衣亦穿舞肌
膚雪色而無左臂執拍板乃鐵馬之唱詞云
闌干曲紅鸞繡簾旌花嫩不堪纖手掩被風
吹去意遠驚眉恨感山青敲鐵板問引步虛
聲塵世無人知此曲却騎黃鶴上瑤京風冷
月華清諸公怪其詞異即問之曰此何詞也
答曰此是上清蔡夫人法駕導引也妻本唐
人遭五季之亂左手為賊所斷今遊人間諸
公飲酒願求一杯爾遂與之一杯飲畢而去
諸公送之出門杳無所見論曰子常問王
氏時有王說者家自晉之間為魏州用戶參
軍以無早于官世家素貧一子尚幼幸氏講

其子真其遺骸以歸東過關封止於故舍主
人不納李氏願天以暮不肯去主人率其
出此手為人所執耶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
為之嘆服保封尹開之自其事于朝厚其
李氏而答其主人也道一嘗聞道書見自古
至忠至孝至貞至烈宛形出世俱為神仙
傳所載婦人憑其名氏並非五代之李氏乎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五